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幻中遊 第四回 為友誼捐資置新宅

話說石峻峰棄官回署。巡撫委官盤查倉庫，無半點虧欠，案卷無一件停留。祇得一面委人看署，一面修書報與京中。書道：叩稟：東廠司理監，魏大人座下。前承大人發下銀兩，卑職徑定府縣俱各派去。獨柳州府知府石峨抗違不領，兼以棄官脫逃。特為稟明，以便究治。專候鈞旨，肅此上達。

廣西巡撫某人頓首

魏忠賢拆書一看，心中想道：“放賑滾利，終屬私事。且石峨為人剛直，十分究治，未必甘罪。倘或皇上聞知更覺不妥。莫若將機就機，叫他去罷。”遂寫一回書道：

茲承來札，俱已心照。柳州府知府石峨，雖係抗上，乃皇上親放之人，不便究處。且素稱廉明，□□民望，棄官回籍，聽其引退。勿得從刻，照書施行。

某月某日東廠特發

卻說石峻峰轉升之後，巡撫上疏，另題補了長安縣一員知縣。姓王名璠字止珍，乃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。係進士出身。往長安上任，路過襄陽府。襄陽府城內，有一個致仕的員外，姓胡名濬字涵齋。與王璠素係年誼。王璠來到襄陽拜看胡濬。胡濬設席邀請。席間，王璠向胡員外道：“小弟先去上任，少停半載，再接賤眷。自番禺直抵長安，路徑太長，一氣難以打到。弟欲向年兄借一閑房，在此作個過棧。兩載走，庶不艱苦。不知年兄肯相幫否？”胡員外答道：“寶眷到此，小弟理應照料，那煩年兄啟口。”王璠道：“既蒙年兄慨許，小弟就謝過了。”席終之後，王璠回店，次日起身走了。

卻說胡員外又自想道：“凡官員的家眷，少則二三十口，多則四五十人。現在住的宅子，終是安置不下，且不便宜。莫若另買一宅，權叫他住。一則全了朋友之誼，二則添些家產，豈不兩全。”算計已定，遂叫官中，代為買房。本街西頭路南，有房子一處。房主姓徐名敦，本因宅子裏有鬼，住不安穩。要賣了另置。就出了一張五百兩銀子的文約，交給官中楊小山。楊小山因向胡家來說，胡員外問道：“這房子他實在要多少銀子？”楊小山道：“依他說要銀五百兩。”胡員外給他三百五十兩。說來說去，講到四百五十兩，徐家就應口賣了。胡員外擇了日期，同著親朋，叫楊小山寫了文約，把價銀足數兌去。徐家把宅子騰出，交給胡員外。他另搬到別處去了。

卻說王璠到任，住了半年。寫了一封家書，差了一個的當家人，往廣東去接家眷。家中男女，上下共有二十餘人。一路直投襄陽府胡宅而來。胡員外著人把新買的宅子，打掃潔淨。請王夫人與公子住在裏面。一切照料，無不盡心。歇近一月，正要起身而去。忽有一個家人，星夜趕來。稟道：“老爺已於四月間病故，小的料太太少爺，還在此處。特來報知，好去搬靈。”夫人公子聽說，哭倒在地，半日方蘇。公子與夫人計議，此處到長安尚有兩千餘里。往來盤費，非同些小，手中無錢，如何去的。夫人道：“央你胡年伯，或者相幫，也未可定。”王公子親到胡員外家裏，央他幫些銀子，去接父靈。胡員外慨許，借銀二百兩。王公子得了銀子，領著一個家人，往長安縣搬靈去了。往返四五個月，纔把靈柩搬到襄陽府來。胡員外城外有一處小房，叫他把靈柩停在裏邊。胡員外辦禮制帳，親去祭奠。其祭文云：

維吾兄之才略兮，堪稱國良。甫操刀於小邑兮，治具畢張。苟驥足之大展兮，化被無方。胡皇天其不佑兮，遽夢黃梁。悲哲人之已萎兮，我心傍徨。陳壤奠於靈前兮，鑒茲薄觴。

夜且按下不題。卻說廣東土寇大發，把廣州一帶俱被佔去。王知縣的靈柩一時難以回家。夫人公子，祇得在此久住。住有一年，夜間漸聞鬼聲，且見鬼形。夫人公子總不肯說出，恐負了胡員外的好意。又住了幾月，王夫人並上下人等，俱病死宅中。祇剩得王公子夫婦二人，與他庶母所生的一個妹子，年方十一二歲。後廣東賊寇平息，胡員外又助銀百有餘兩，叫王公子押著他父母的靈柩，轉回廣東去了。落下這處閑房，並沒人敢在裏邊去住。胡員外託官中典賣。俱嫌宅子不吉，總無售主。祇得把大門常常鎖著。

忽一夜間，胡員外夢見一個老叟，蒼顏白髮，手執藜杖，登門來了。說道：“小弟姓焦名寧馨。係紹興府人氏，有一件要事相懇。西頭路南宅子內有我一親女、一甥女並一甥男。住已數年，今聞尊兄要賣此宅，但這兩個女子，與尊兄有父子之分。日後就這宅子上還要招一佳婿，以光門楣。切不可妄聽人言，輕為拋舍。”胡員外醒來，把夢中的言語告訴夫人馮氏。馮氏夫人道：“夢寐之事，何足為憑。依我看來，咱家盡有錢使，何必典賣房宅，惹人恥笑。與其不值半文舍給人家。何如從新拆蓋，賃出打租。”胡員外道：“夫人說得極是。我從今再不賣他了。”

到得次夜，時近三更，胡夫人有□未睡。忽見兩個女子，丰姿綽約，顏色俏麗。領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兒，□緩步從外而來。見了胡夫人，深深一拜。一齊就跪下磕頭。胡夫人兩手扶起問道：“兩位姐姐，你是何人？為何行這樣大禮。老身斷不敢當。”二女子道：“兒等住在西頭宅子上，已經幾年，今因王夫人上下死在裏面，義父說宅子兇惡住不的了，屢次託人變賣。幸得母親一言勸醒就不賣了。兒等能得安居此處，以待良緣。為此特來相謝。”說罷飄然而去。胡夫人甚是駭異，叫醒胡員外，把見兩女子的事，說與他聽。胡員外道：“夫人所見與吾夢相符，此中必有緣故。這宅子我定是不賣了。但不知後來，應在何處？”這正是：

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且按下不提。卻說這宅子對門，有一個孝廉公姓朱名耀彩，字斐文。年近五旬，他發身時，是中的解元。會試曾薦元三次，俱未得中。閩省之人，群稱為文章宗匠，理學名宿。他有一個兒子，名璘，字良玉。年方二十三歲，是個食廩的生員。人物聰俊，學問充足。王公子在此住時，門首時常相見。王公子羨慕朱璘。朱璘也欽仰王公子。王公子也是個補了廩的秀才，因是同道朋友，兩個就拜成兄弟。王夫人與朱璘的母親，亦時相往來，彼此情意甚覺投合。王夫人的女兒並拜朱夫人為義母。王夫人在日，朱夫人不時的把王小姐接過這院修理頭面，添補衣裳，待之無異親生。及王夫人夫婦靈柩歸家有期，朱夫人又把王小姐接過來，照料了一番。說道：“吾兒我與你果有緣法，日後須落在一塊方好。但你居廣東，我住湖廣，雲山間阻，從此一別，今生斷不能再見面了。”說罷，不覺泣下。王小姐答道：“孩兒仗託母親的福力，安知後日不常靠著母親。”亦自滴淚滿懷。從此王夫人夫婦靈柩回去。朱夫人日逐想念王小姐，幾乎成病。數月以後，方纔開懷。王小姐回到家中，父母大事已過。兄嫂欲為他擇配，王小姐也不便當面阻絕。作詩一首，貼於房中。其詩云：

婚姻大事係前緣，媒氏冰人徒枉然。

義母臨歧曾有約，常思歸落在伊邊。

年過二十方許嫁，且託繡閣讀史篇。

若使赤繩強相繫，情甘一命赴黃泉。

自從王小姐作詩之後，擇配一事，兄嫂二人，也再不敢提了。卻說番禺縣有一個極靈驗的巫婆，能知人已往將來的事情。一日，走到王宅看見王小姐說道：“這個姑娘，定是一位夫人。但必須經過三個娘家，方纔成人。可惜形神之間，將來不無變換，這是數該如此，也不是他好意這般。”王夫人仔細相問，那巫婆答道：“事係渺冥，不可說破，到了那時，便自明白。”又待問時，那巫婆撒身而出。王夫人把這話告訴王公子，王公子道：“巫婆之言，殊屬可惡。”從此分付看門的：“一切巫婆人等，俱不準進門。”

王小姐自見那巫婆之後，漸漸的懶於見人。日逐在他臥樓上，做些針指，並不輕發言笑。長至一十五歲時，容顏甚是標致。忽然坐了一個病根，一時昏去，半日方醒。王公子延醫調治，總不見痊。王公子怨他夫人叫巫婆進院，所以致的他妹子這樣。王小姐

聞知勸說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死生有命。一個巫婆，他如何就能勾叫我這樣，哥哥斷不可瞞怨嫂子。”王公子聽說，方纔緘口。且休說王小姐後日怎樣。

尚未知石峻峰回來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